

Evelyn Waugh

黑色恶作剧

Black Mischief [英] 伊夫林·沃 著 张冲 张琼 译



Evelyn Waugh

黑色恶作剧

Black Mischief [英] 伊夫林·沃 著 张冲 张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恶作剧/(英)沃(Waugh, E.)著;张冲,张琼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Black Mischief

ISBN 978-7-5327-6393-1

I. ①黑… II. ①沃… ②张… ③张… III. ①讽刺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766 号

Evelyn Waugh

BLACK MISCHIEF

Copyright © Evelyn Waugh, 1932, 196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9-254 号

黑色恶作剧

[英]伊夫林·沃/著 张冲 张琼/译

责任编辑/宋金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5 字数 118,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393-1/I·3822

定价:4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64511411



阿扎尼亚皇帝塞思陛下（截自土著艺术家画作）

前言

《黑色恶作剧》是我在东非和中非的冬季旅行之后写的，那段旅行我在《远方的人们》中写到过，现在经删减后又出现在《当一切顺利时》中。

小说场景源于我对许多地区幻想式的融合。人们自然会认为这地方是阿比西尼亚，即当时唯一独立的土著君主国。戴博拉多瓦和 1930 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可塞思与皇帝海尔·塞拉西^①却截然不同。埃塞俄比亚海岸也从未有过玛托蒂阿拉伯人。要说他们有原型的话，那也是在桑给巴尔岛^②。

三十年前，任何非洲地区如若独立于欧洲管辖，那似乎就是与时代不符的。但是，历史似乎并未遵从在当时看来极为自然的进程。

E. W.

1962 年于康比弗洛雷

-
- ① Haile Selassie, 埃塞俄比亚皇帝 (1930—1974 年)。1936 年意大利入侵该国时, 他逃往英国, 1946 年他随盟军回国, 重登王位, 后于 1974 年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废黜。
- ② Zanzibar, 桑给巴尔岛 (坦桑尼亚东北部), 桑给巴尔 (非洲坦桑尼亚的一部分)。

致爱：玛丽·利根和多萝西·利根

第一章

“朕，塞思，年方二十四，阿扎尼亚皇帝、萨库尤大酋长、旺达领主、海上霸主、牛津大学艺术学士，蒙万能上帝之智慧及黎民百姓众口同声的召唤，登上列祖列宗之帝位，并在此宣布……”塞思停下口述，目光扫过海港，望着清晨柔风下即将出航的独桅帆船。“鼠辈，”他说，“卑劣小人，他们想逃走。”

那个印度人秘书正襟危坐，圆珠笔搁在一叠信笺上，无框夹鼻眼镜后面透着严峻的目光。

“山上还有没有新消息来吗？”

“绝对没有，陛下。”

“我命令他们将无线电修好的。马克斯在哪里？我让他负责的。”

“他昨天深夜撤离了城镇。”

“他撤离了城镇？”

“就坐着陛下的摩托艇，一大群人呐，有站长、警察局长、亚美尼亚大主教、《阿扎尼亚快报》编辑，还有那个美国

副领事，他们可都是玛托蒂最有名的头面人物。”

“你干吗没和他们一起呢，阿里。”

“没位置了，和那么多知名人士在一起，我觉得会有沉船危险。”

“你的忠诚应该嘉奖。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最后八个对逃命者表示谴责的词是插入语吗？”

“对，对，没错。”

“我会将其去除。陛下最后几个词是‘在此宣布’。”

“在此宣布，将特赦所有近来被引诱而背离忠诚的人，他们可以在自今日始的八天内重归守法尽忠之正途。此外……”

他们正在玛托蒂古要塞的楼上。三百年前，葡萄牙驻军在此抵挡阿曼阿拉伯人的围攻长达八个月之久；他们曾从这里的窗口看到救援船队驶来，可惜来晚了十天。

主城门上曾经的盾状徽章，其痕迹现在还能辨认出来，它那偶像崇拜的内容让征服者觉得碍眼生厌。

在长达两个世纪里，阿拉伯人一直统治着这个海岸地区。海岸后面的丘陵地区住着土著萨库尤人，他们是肤色黝黑、浑身赤裸的食人族，与自己的牧群一起过着部落生活。牧群是一群瘦弱、矮小的牛，腿骨羸弱，牛皮上精巧地打着烙印。更远处，是旺达人的领土，他们是来自大陆的盖拉族^①，早在阿拉伯人来此之前，他们就在岛的北部定居下来，并以

^① 盖拉族，北非埃塞俄比亚一族。

非正规的村社共有制形式进行开垦。阿拉伯人和这两族人都保持距离。战鼓时常在内陆响起，有时候整片丘陵的村庄都会被熊熊烈火焚烧。一个繁荣的城镇在海岸上崛起，那里到处是阿拉伯商人的豪宅，精美的格子窗，缀满铜钉的大门，院子里种满了芒果树，满大街是丁香和菠萝的气味，街道窄小，要是两头驴子并肩走，骑驴的准得吵架；集市上，兑换货币的商人们蹲坐在自己的地盘里，称量着全世界的贸易货币，有奥地利的泰勒银元、马拉塔人印记粗糙的金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畿尼等。独桅帆船从玛托蒂驶向大陆，前往汤加、达累斯萨拉姆、玛林蒂和基斯玛尤，去和来自大湖载着象牙和奴隶的车队会合。阿拉伯绅士们衣着光鲜，在码头上手牵手招摇过市，接着进咖啡馆闲聊。早春时节，季风自东北吹来，船队从波斯湾驶来，把一群人送往市场，他们肤色更白皙些，说着一口内陆人几乎听不懂的地道阿拉伯语。经年累月的，他们的语言渐渐充斥着舶来词汇，有来自岛屿的班图语，内陆的萨库尤和盖拉语，而奴隶市场也向他们的闪米特血统中注入了一股更为丰富和黝黑的血脉；沼泽和森林地区的特性也和沙漠地带的简朴传统混杂在一起。

在这些马斯喀特贸易船队中，塞思的祖父阿穆拉特就在其中一条船上，他与周围人截然不同，是奴隶的儿子，强健，长着罗圈腿，有四分之三的黑人血统。他从巴士拉^①附近的涅

① 巴士拉，伊拉克东南部一城市，位于波斯湾附近的阿拉伯河。

斯特利教派的修道士那里得到了一些教育。在玛托蒂，他卖掉了独桅帆船，加入了苏丹的军队。

这在当地历史上是关键时期。白人回来了，他们从孟买就盯上了亚丁，此时来到了桑给巴尔岛和苏丹。他们逼近好望角，直下运河。他们的战船巡游在红海和印度洋上，一路拦截奴隶贩卖船；塔博拉来的车队渐渐难以到达海岸了。玛托蒂的贸易几乎停顿，商人们悠闲的生活很明显地流露出一种不曾有过的萎靡不振；他们整日在城里闷闷不乐地嚼着阿拉伯茶叶，没法再在海湾供养家宅。庭院杂草丛生，房顶失修。萨库尤人的草屋开始在最偏远的地区出现了。旺达和萨库尤部落的人来到镇上，在集市上大摇大摆、傲慢无礼；有一队阿拉伯人从一所乡村别墅里归来，就在不到城墙一英里的地方遭到了埋伏，被杀害了。谣言四起，说是在丘陵地带还要上演一场大屠杀。欧洲势力由此瞅准了机会，宣称这里是他们的被保护国。

值此动荡的十年，突然冒出阿穆拉特这个人物；他首先以苏丹军事总司令的身份出现，接着成了独立部队的将军；最终成为阿穆拉特大帝。他武装起旺达部落，并带领他们一次次打败萨库尤人，驱赶他们的牲畜，摧毁村庄，把他们逼到了岛屿的偏僻山谷地带。此后，他调转作战部队，直击海岸上的旧同盟军。三年里，他统占了整个岛屿，自封为王，并将其重新命名。直至今日，此地地图上依然是萨库尤岛，而阿穆拉特将它改名为阿扎尼亚帝国。他建立了新的首都戴博拉多瓦，它地处旺达和萨库尤交界处，往内陆两百英里，是他

最后的营地。那是个小村庄，一部分地区已经被焚毁。那里没有通往海岸的路，只有经验老道的侦察兵才能探出一条崎岖的灌木丛小径。正是在那里，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

目前，从玛托蒂到戴博拉多瓦有一条铁路，曾有三家欧洲公司先后持有经营权，但都放弃了；曾有两位法国工程师，还有无数印度苦力们因染上了黑尿病而葬在铁路两边。萨库尤人会扳起钢轨，铸造铁矛，把一段段铜的电报金属线拉下来，给女人们做装饰。夜里，狮子蹿进铁路工地，夺走了工人们生命。还有蚊子、蛇、舌蝇、螺旋菌扁虱等。那里有不少深水道需要架桥，每年有那么几天，这些桥都得经受从山里冲下来的洪流，夹杂着树木、巨石，有时甚至还有死尸。那里还得跨越熔岩地带，是一大片五英里宽的浮石风化地。炎热时节，工人的双手被金属烫出水泡，到了雨季，泥石流和山崩阻断工程长达数月。渐渐地，蛮荒在无奈中消退，进步的种子开始扎根，经过长年累月的缓慢生长，终于在阿扎尼亚帝国大铁路公司的单道窄轨铁路上开出了花朵。在阿穆拉特执政的第16个年头，他坐上了从玛托蒂开往戴博拉多瓦的第一趟火车，和他一同登车的还有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代表，以及他的女儿兼继承人及女婿，而后面的牲畜车厢里还有十几个私生子女。一节车厢里坐着阿扎尼亚教会各阶层的人士，另一节车厢里则是海岸来的阿拉伯酋长们、旺达的头领，以及一个形容枯槁、神色慌张的老黑人，他是个独眼龙，代表萨库尤人。火车上装点着彩条、羽毛和鲜花，它不断鸣着汽笛，从海岸奔向首都。一路上都站着不同装束的部队

官兵，有个从柏林来的犹太虚无主义者扔过来一个炸弹，不过那玩意没爆炸，引擎的火花引发了几处灌木丛大火。在戴博拉多瓦，阿穆拉特受到了文明世界的各方祝贺，并授予法国承包商在阿扎尼亚贵族中相当于侯爵的爵位。

最初几趟火车导致了不少居民的死亡，因此老百姓有一阵子并不欣赏这个初来乍到的新生事物的速度和力量。不久，他们变得更加谨慎，而车次也少了起来。阿穆拉特已草拟了一份详细的直达列车、地方列车、货运列车还有水陆联运列车的时间表，以及有关低价返程车票和游览票的计划书；他还印制了一张覆盖全岛的详细网络地图，展现了铁路线的未来发展。可是铁路却成为他一生最后一项伟大的业绩：铁路开通后不久，他就突发昏迷，从此再没恢复意识。由于他享有永生的盛名，在经久持续的传言攻势下，大臣们抵挡了三年，才最终胆战心惊地向公众宣布了他逝世的消息。此后几年里，阿扎尼亚帝国大铁路公司对于创立者所开发的铁路线无能为力。当塞思从牛津返回时，铁路还每周运营一次。当时，货运列车车头后拖的是一节破旧的、孤零零的特等客车厢，铺着褴褛的长毛绒垫，列车要两天才能跑完全程，夜里则停靠在卢默，因为当地一家希腊旅店店主向铁路公司的总经理递交了一份颇有利益的合同；而火车的晚点，照正式的说法，是由火车头车灯不稳定的功效引发的，另一个因素则是萨库尤人对火车的持续运营不断进行阻拦和破坏。

阿穆拉特还推出了其他的变革，其轰动效应都不及铁

路，不过依然值得注目。他提出废除奴隶制，此举引起了欧洲新闻界的热烈支持。这项法律以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显著地张贴在首都各处，每个外国人都能阅读到，但它从未在其他地区公布，也没有被翻译成任何本土语言。古老的体制依然维持着，不过人们预计欧洲人早晚会开始干涉。皇帝的聂斯脱利^①教派的宗教背景使他在和白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而此时，他宣布基督教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同时保留了伊斯兰教和异教国民完全的信仰自由。他允许并鼓励传教士进入本国。很快，戴博拉多瓦就有了三位主教，他们分别属于英国圣公会、天主教，以及聂斯脱利教派，并出现了相应的三大教堂。此外，还有贵格会、摩拉维亚教、美国浸信会、摩门教，以及外国捐助人大力资助的瑞典路德教传教机构等。这一切使金钱流入了新的首都，也提高了他在国外的声望。不过，他防范欧洲入侵的主要措施是一支一万人的武装部队，受普鲁士军官的训练。他们的军乐队、正步走，以及考究的制服起先遭受了些许揶揄。接着，发生了一件国际大事。一位外国商业代理人在治安混乱的海岸边一所房子里被刀捅伤了。于是，阿穆拉特在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公开对犯人们处以绞刑，而罪行的目击证人只有两三人，其证据并不充足，但据说会有赔偿。一支惩罚军队登陆了，其中一半是欧洲人，一半来自内陆的本土部队。阿穆拉特派了新组建

① 聂斯脱利教派是基督教的一支，其教义认为耶稣同时具有泾渭分明的神人二性。431年被宣布为异端。

的军队实施抵抗，将对手逼迫到海边，使他们溃不成军，在他们自己舰队的炮口下将他们屠杀。6名校级欧洲军官无奈投降，被绞死在战场上。在阿穆拉特凯旋返回首都时，他将一座银质的胜利女神祭坛献给了白神父。

他的声望遍及高地，成了超人般的人物。“向阿穆拉特保证”也成了神圣庄严的誓言。只有阿拉伯人对此依然无动于衷。于是，他封这些人为贵族，将伯爵、子爵、侯爵等头衔颁给主要家族的头领们，不过这些严肃、贫穷的人，他们的家谱可追溯到先知时代，宁愿保留自己的原始家姓。他把女儿嫁入一个古老的苏丹家族，可是那小伙子对这种提拔和强制性的入国教洗礼毫无热情。此次婚姻被阿拉伯人视为巨大的耻辱，长辈们是不会愿意骑上血统卑贱的馬的。印度人大量拥入，他们渐渐融入国家的商贸业。玛托蒂的大宅变成了廉价公寓、宾馆或办公楼。不久，市场后面纵横交错的陋巷成了“阿拉伯区”。

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移居到新首都，那个城市正围绕着宫殿不断延展，其间杂乱地遍布着商铺、传教机构、兵营、公使馆、平房、本地人的棚屋等。宫殿占了很多亩地，四周很不整齐地环绕着栅栏，毫无秩序和协调感。宫殿区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法式灰泥别墅，四周散布着大小各异的棚屋，分别是厨房、仆人住所和马厩；那里还有一所木制的警卫室，以及一间宽敞的茅草顶的粮仓，那是用来办国宴的；此外，还有一个穹顶的八角形小教堂，一处很大的碎石与木材建成的住宅，供公主与配偶居住。各建筑之间和周围的地面崎岖不平，凌

乱不堪；大堆柴木、厨房垃圾、废弃的马车、大炮和弹药都显眼地堆放着；有时候，下雨后产生一摊摊死水洼，驴和骆驼的尸体上还会有苍蝇产卵；监狱犯人的脖子上被铁链锁着连成一群，常常拿着铁铲在这里劳作，好像在进行夷平土地或疏浚的工程，可是，在老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除了在那里种上了一圈桉树外，并没有做过什么美化环境的事情。

在新首都，阿穆拉特的很多士兵都在他周围定居；最初几年，有少量离开部落的本土居民加入了队伍，他们大多是被城市生活的繁华所吸引，离开了原来的生活区域；然而，主要的人口始终都是城市居民。随着投机之地的国家声誉在外围地区不太成功的阶层人民之间的传播和渗透，戴博拉多瓦逐渐失去了所有的民族特征。印度人和亚美尼亚人最早涌入，他们每年来到此地的人数不断增长。果阿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接踵而来，接着又来了一群具有更强大势力的、在一定程度上颇有威望的移民：矿业工程师、勘探者、农场主、承包商等，为了更廉价的特许权，他们的足迹走遍世界。其中有一些人很幸运，带着小笔财产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大多数人很失望，就在此地做了永久居民，混迹于酒吧，握着酒杯哀叹，为曾经以为能享有公正的土地被一群黑鬼统治而感到无奈。

阿穆拉特离开人世后，当朝臣们终于再也无法为他的长期隐居编织出更多理由时，他的女儿继位成了女皇。他的葬礼成了东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位来自伊拉克聂斯脱利教派的大主教做了弥撒；欧洲各国来的使节列队骑马进入，当

帝国卫队的军号响起，示意为空石棺站好了最后一哨后，大批的旺达和萨库尤族人都哀号和哭泣起来，他们在身上涂抹了白垩和木炭，跺着脚，因失去了领袖而哀痛不已，悲愤而激动地挥手并击掌。

现在女皇也已逝世，塞思从欧洲返回，继承他的帝国。

*

玛托蒂正午。海港如照片一般的宁静，四周一片空寂，只有几艘渔船凝固般定锚在海堤旁。此时无风，旧堡垒上的皇家军旗纹丝不动，码头上也没有来往车辆，各个办公楼都门户紧锁。宾馆露台上的桌子都收起来了。在芒果树荫底下，两个哨兵蜷缩身体躺着睡着了，步枪就搁在身边的尘土里。

“塞思，阿扎尼亚的皇帝，萨库尤大酋长、旺达领主、海上霸主、牛津大学艺术学士，向英国国王陛下致敬。问候陛下，愿平安顺利……”

自黎明到现在，他一直在做口授。问候信，贵族地位证明，赦免令，判罪法令，军队训令，警署条规，向欧洲公司购买汽车、制服、家具、电子设备的订单，为自己的胜利设立公众节假日的公告——这些文件都整整齐齐地夹在一起，放在秘书的桌子上。

“还是没有来自山区的消息，这时我们本该听到胜利喜讯了。”秘书记录着这些话，微侧着脑袋沉思着，接着在句子下画了一条线。“我们本该听到的，对吧，阿里？”